

茹爾賓一家

茹爾賓一家

柯恰托夫 著

徐克剛 譯

泥土社

Всеволод Кочетов

Журбины

據 R. Daglish 的英譯 “The Zhurbins” (載 Soviet Literature № 1, 2, 1953), 並參考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Ленинград, 1952 俄文本 “Журбины” 譯出。

出版者：泥土社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登記證登字第0054749

• 上海探陽路一一五六弄一一號。

排版者：大眾文化服務社

印刷者：三星印刷所

•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初版。

1—10000

(686 定價頁 • 平 27000 元 • 精 42000 元)



B. Kreinof —

Минувшимся вечером
Слово Ко-хан!

Главное Вам спасибо за
наши труды, которые Вы выложили
в первом томе "Восток".
Я очень рад, что роман правитель
в Китае, знает, труд, жизнь,
подвиги советских рабочих на
рабочих Китая, — это все
должно обогатить нашу историю,
укрепить нашу связь с
другими народами.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о, что Вы проси-
те. Делано изобретать и
учесть в труде

с неукротимой энергией
приветствую

В. Косигов —

Вашему 53.

作者致译者函

敬愛的徐克剛同志！

爲了你翻譯茹爾賓一家這部小說的工作，我向你表示深切的謝意。我很高興這一本小說在中國受到歡迎，那就是意味着蘇聯工人的勞動、生活、和思想，是跟中國工人相一致的。這使我們兩國人民更爲接近，使我們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誼更爲鞏固。

你所要的照片和書照寄給你。

願你健康，並祝工作進行順利。

致以衷心的友好的祝賀。

B·柯恰托夫

一九五三，八，一三。

作者小傳

茹爾賓一家的作者B·柯恰托夫於一九一二年出生在一个農民家庭裏。他的父親曾在舊沙皇軍隊裏服役。退伍後，他和他的家庭就定居在諾伏格羅德城。B·柯恰托夫就在那兒消度了他的童年和早期的學生時代。

柯恰托夫從諾伏格羅德到了列寧格勒，跟他的一個在運輸工程學院讀書的哥哥住在一起。在列寧格勒他變成了一個共青团員，唸完了中學，不知道該學什麼好，曾經試了許多不同的體力勞動工作，包括在一個造船廠和列寧格勒的船塢裏的工作。

後來柯恰托夫進了農業技術學院，於一九三一年獲得一個農藝家的資格。他曾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區的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裏工作了幾年，隨即轉入列寧格勒附近一個農業實驗站做研究員。在這些年代裏他經常向各報章雜誌投稿。他一心想做新聞記者工作，於是在一九三八年放棄了農業，到巴夫洛夫斯克的一個報館裏去工作，一年後就擔任列寧格勒真理報駐格多夫城的記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柯恰托夫是一個新聞記者。他訪問了列寧格勒的許多部

隊，爲前線報紙保衛祖國寫稿。他的許多文章和報導描寫蘇聯軍隊保衛列寧格勒的英雄的鬥爭。

在戰爭的第一年，列寧格勒遭受最艱苦考驗的期間，柯恰托夫開始寫他的第一篇關於『人民守衛隊』的英雄的小說——在尼瓦河平原上。這篇小說發表在一九四六年的星雜誌上。第二年同一個雜誌發表了他的第二篇小說近郊，表現在戰壕和那個城市中間的一個區域裏的戰時生活。

復員後，柯恰托夫又寫了兩篇小說，發表在一九四九年——一篇叫太陽爲誰照耀，顯示一個集體農場的鄉村的戰後生活；還有一篇是尼瓦湖，描寫拉多加湖的漁民生活，這個冰凍的湖，在列寧格勒封鎖期間，曾經成爲運送軍火物資的『生命線』。一九五二年出版的在祖國的天空下，是柯恰托夫的一本描寫鄉村知識分子的重要作品。

柯恰托夫的最近的作品茹爾賓一家，孕育在戰爭年代。在這以前，他曾經寫過許多關於工人、特別是關於造船工人的散文和短篇小說，這些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是作者在青年時代就熟習了的。這部茹爾賓一家，柯恰托夫寫了兩年。它首先發表在星雜誌上。

一九五〇年柯恰托夫被選爲列寧格勒區作家協會的會員和書記。一九五一年起他參加了星編輯部的工作。

一本描寫蘇聯工人階級的書

A·穆哈諾夫

蘇聯工人階級的生活與勞動給今天的蘇聯作家提供了最豐富的主題之一，同時博得了蘇聯社會各方面的讀者底生動的興趣。描寫這個主題的作品的標準變得越來越高了。讀者所要求的，不但是蘇聯工人在工作檯上或者車床上的表現，而且要知道他個人的日常的生活、他底豐富的感情和心理上的反應。

有些作家描寫工人，却不從他們的家庭生活 and 家庭環境的背景上去描寫，因此完全失敗了，因為這樣的做法，結果一定會造成性格描寫的貧乏、現實反映的片面、跟活生生的真實相背馳，而這是社會主義底現實主義所不容許的。

蘇聯文學近來被許多作品所充實，這些作品提供了蘇聯工人階級底生活和勞動的比較真實、比較全面的圖畫。從下面這些新的小說裏就可以看出廣大羣衆的興趣：B·高爾巴托夫的頓巴斯、A·卡拉瓦也娃的老家、A·阿夫傑延科的勞動、和Y·拉普吉也夫的敵人全消滅了！

列寧格勒的星雜誌上發表了B·柯恰托夫的長篇小說茹爾賓一家，也是奉獻給這個主

題的。這部小說受到批評界的極高的評價。它的主要的功績在於從一個工人家庭——這個家庭『世代相傳』都是做造船工人的——表現出整個蘇聯工人階級的主要的特性和顯著的特質，表現出人們的新的生活道路和新的世界觀。作者不僅顯示了工人在造船廠裏的生活，而且也顯示了他們的公共活動和日常生活的協調和不協調的各方面。

在俄羅斯文學裏，像在世界文學裏的一般情形一樣，並不缺乏『家譜式的小說』。其中大都是當時商人或地主家庭的興起、中落和衰亡的故事，描述貪婪、剝削、犯罪、以及心靈和道德的墮落。那些『家譜式的小說』不但揭示出那注定要使某一個特定家系最後崩潰的毒瘤，而且也揭示出那個家族所屬的整個階級的必然崩潰性。柯恰托夫的小說却給我們提出一個具有俄羅斯工人階級特性的家庭，一個新蘇維埃生活的忠實的、光榮的建設者、一個蘇維埃社會底典型代表的家庭。

這本小說描寫了茹爾賓家幾代的生活。祖父瑪特維在上一世紀開始了他的工人生活；他曾在沙皇軍隊裏當過兵、航過海，並且在造船廠裏做過種種手藝。他是十月革命的老戰士，曾經伴隨着『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砲火，協同猛攻冬宮，現在他繼續爲祖國而工作着。他的兩個大約生在本世紀初的兒子伊里亞和瓦西里，跟他們的父親一樣，是造船廠裏的熟練技工，建設蘇維埃政權的戰鬥員，現在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積極的建設者。

第三代，伊里亞的兒女——年青的工程師安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服過役的模型工人

維克多、電焊工人柯斯加、鉚工阿歷克賽，還有在學校裏讀書的妹妹托尼雅——都是在蘇維埃制度下長大的。

但是茹爾賓家這幾代人底命運的故事，超越『家庭小說』的範圍，成為敘述蘇聯工人階級底人民的史詩。

從本書的一開頭，讀者就獲得一個造船廠工人的親密友愛的家庭的一幅圖畫，這個家庭裏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每個人都是輪廓分明，具有自己明顯的個性、特點和抱負。但是在他們企圖的純真和對於工作的熱情這兩方面來說，他們都是一樣，同時他們都堅信：技術、科學或者國家行政的任何高峯，工人沒有不能達到的。

伊里亞·茹爾賓家在慶祝歡樂——他生了一個孫子，或者像那個年青的驕傲的父親所說的『一個工人誕生了』；因為在茹爾賓家，再沒有比『工人』兩個字更值得驕傲的了。

每一種職業都有它自己的浪漫主義的氣味。比方說，蘇聯的礦工，從他所採的煤裏就看到城市、鄉村、鐵路、發電廠和工廠的生命與光明；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紡織工人供給同胞衣服穿；皮革工人供給他們鞋子；農民供給他們糧食；那兒沒有剝削，人人都為他的同胞服務。茹爾賓一家羅曼蒂克地熱愛着他們的工作。他們所造的船航行在七個海上，跟人們一起去參加征服自然力。『他們要到遙遠的國家去，做各國人民的和平使者。在和平的名義下生活、奮鬥、勞動，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情，因為和平是對全人類的幸福的保證。

題的。這部小說受到批評界的極高的評價。它的主要的功績在於從一個工人家庭——這個家庭『世代相傳』都是做造船工人的——表現出整個蘇聯工人階級的主要的特性和顯著的特質，表現出人們的新的生活道路和新的世界觀。作者不僅顯示了工人在造船廠裏的生活，而且也顯示了他們的公共活動和日常生活的協調和不協調的各方面。

在俄羅斯文學裏，像在世界文學裏的一般情形一樣，並不缺乏『家譜式的小說』。其中大都是當時商人或地主家庭的興起、中落和衰亡的故事，描述貪婪、剝削、犯罪、以及心靈和道德的墮落。那些『家譜式的小說』不但揭示出那注定要使某一個特定家系最後崩潰的毒瘤，而且也揭示出那個家族所屬的整個階級的必然崩潰性。柯恰托夫的小說却給我們提出一個具有俄羅斯工人階級特性的家庭，一個新蘇維埃生活的忠實的、光榮的建設者、一個蘇維埃社會底典型代表的家庭。

這本小說描寫了茹爾賓家幾代的生活。祖父瑪特維在上一世紀開始了他的工人生活；他曾在沙皇軍隊裏當過兵、航過海，並且在造船廠裏做過種種手藝。他是十月革命的老戰士，曾經伴隨着『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砲火，協同猛攻冬宮，現在他繼續爲祖國而工作着。他的兩個大約生在本世紀初的兒子伊里亞和瓦西里，跟他們的父親一樣，是造船廠裏的熟練技工，建設蘇維埃政權的戰鬥員，現在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積極的建設者。

第三代，伊里亞的兒女——年青的工程師安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服過役的模型工人

起，獲得新的技術，急切打破陳規和固有的概念。比方說，由於採用新的裝配法，原來很重要的鉚接技術，變得無用了，按照這新的方法，船身的鋼板不用鉚接，而用焊接了。

這種轉變如果在一個資本家的造船廠裏實行的話，提創的人幾乎不會得到工人的愛戴，因為他們什麼都不得着，而他們艱苦學成的技術現在將變為無用的手藝，再不能掙得工資。可是在這裏，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下，創始這種改變的安東·茹爾賓却成為造船廠集團和家庭裏最受尊敬的人物，因為大家都感覺到這改造的結果將大大地加強國家的資源，推進共產主義的新建設工程、工人新宿舍的建造、消費品價格的繼續減低，事實上就是有利於促進工人福利的不斷增長的一切措施。蘇維埃制度的主要的顯著的特徵就在這裏。

但是造船廠裏的這種轉變對某些人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舊工作制度下最後建造的那隻船已經下水。在一間小小的工廠辦公室裏，裝配工場主任伊里亞·茹爾賓，跟他的朋友又是副手亞歷山大·巴斯曼諾夫，正在那兒默坐思考。

昨天他們在廠裏的位置還是無人可以接替的——但是明天怎樣呢？這新的技術不會把他們丟得遠遠的、變成無用的廢物嗎？在伊里亞的面前堆着一疊工作記錄表，這就是在舊制度下面預備填寫的最後一組記錄。

『哎，老兄，看樣子好像我們已經用盡了我們的智力，你跟我兩個，』巴斯曼諾夫說。

『你別這樣想吧！我們的智慧還保留得很多呢，』伊里亞回答。

『也許「你」還有，可是我已經用完了。你能夠輕易就學會了這些新東西，我却不能。我還是捲起鋪蓋到一個修理廠裏去找個工作做做吧。』

『有點兒害怕嗎，亞歷山大？』

事實上，巴斯曼諾夫確是害怕着新的東西。他覺得這新的技術會把他從他這一行的光榮的崇高的地位給踩到一個沒有經驗的徒弟的地位，即使還保持工作，祇不過是由於他的年齡和資歷。他決定到一個修理老式船的廠裏去找工作——『那兒用鉚接法，一切都是熟悉的，弄得來的。』他要伊里亞也照他這樣做。

但是茹爾賓一家人骨氣比他堅強得多。

巴斯曼諾夫到修理廠裏去了；伊里亞則留在那個老廠裏照新方法工作。作者對於伊里亞對那些變動的時間所加給他的問題的處理，作了心理上的非常透徹的描寫。伊里亞有生活和工作的豐富的經驗，但是他的教育却受得很少。他的理論是：一個工人只要憑着『工人的本能』的指導，就可以達到任何高度，可是當廠裏轉到新的技術的時候，這個理論就支持不住了。『工人的本能』是不夠的；它必須有專門的知識做後盾。伊里亞注意到請教他的人愈來愈少了，而廠裏工作的主流從他跟前湧過去。他這才覺得採取聰明行動的是巴斯曼諾夫，而不是他。

然而，伊里亞可堅持着。在仔細的考慮之後，他決定必須設法獲得技術知識。當然像

他這樣年齡的人跟一批小伙子一同坐在課桌跟前是不大雅觀的。他的下屬會說些什麼呢？這對他在家裏的尊嚴不是一個打擊嗎？因此，他借着種種的藉口——「我要釣魚去，」「我要去參加文娛活動」等等——晚上就從家裏溜出去，去看一個年青的工程師齊娜依達·伊凡諾娃，想借她的幫助，獲得他所缺乏的知識。

在茹爾賓家裏，人人都在學習，從三代一直到祖父瑪特維（瑪特維雖然說過，他已經從生活本身明白了共產黨的歷史，可是他還是認為讀了聯共黨史簡明教程裏的那些睿智的話之後，使他的經驗具有更深一層的意義）。伊里亞在學習，他的兒子安東（他已讀到工程學院的最後一年）在學習，他的其餘三個兒子和他的女兒，也都在學習。

從這一點來說，茹爾賓一家是整個蘇維埃大家庭的一張縮圖。這兒人人都在學習——工人、集體農民、知識分子。跟工場、工廠一起，整個的學校網給建立起來了——包括夜中學、工業學校和大學，給各別行業的人們加以深造的種種特設的訓練班，斯塔哈諾夫學校，講授政治經濟、歷史、哲學課程的兩年制的政治夜校，等等。在許多工廠裏，幾乎所有的職員——從事體力勞動的、文書工作的、和管行政工作的人員、工程師以及技術專家——都上各種不同的學校。獲得技術和科學方面的更高的資格的廣泛的機會，等待着他們。永遠擴展着的工業與文化環繞着蘇維埃公民，他們認識到選擇工作的機會比以前什麼時候都更為廣泛，工作的範圍也更複雜、更多種多樣、更有興趣。同時他們知道要使自己適合

這樣的工作，必須預先有充分的準備。

任何大家庭的生活之流，都不能老是平穩流暢，讓每個人都和平共處。「那兒有許多岩石，這隻家庭的船能夠在那岩石上撞得粉碎。在全體船員中間必須有互相的友誼，而且每一個人都得隨時睜開眼睛小心的提防着，」作者這樣說，他舉了許多在駕駛茹爾賓家的這隻『船』中所引起的困難、複雜、和爭論的適當的例證。作者的銳利的觀察顯示了蘇維埃的道德精神怎樣統治着茹爾賓這個家庭。茹爾賓一家人互相之間並不作不適當的體諒，也不漠視缺點，而却指出一個人的過失和錯誤，給他一個機會來糾正。茹爾賓家的淳樸的忠誠和率直，顯示在這個事實上——即使爲了友誼和愛情起見，他們也不屑用虛僞的手段。如果他們的意見不同，他們就熱烈的辯論，甚至猛烈的爭吵。

在本書的許多人物中間，特別着重描寫了伊里亞的小兒子阿歷克賽。阿歷克賽屬於蘇維埃工人階級的年青的一代，這一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或戰後都給工業貢獻了很大的力量。他們差不多都受過普通的學校教育，並受過技術教育。

阿歷克賽是一個二十二歲的斯塔哈諾夫式工人。他的從小的環境大致跟他自己的年齡差不多的任何別的蘇聯工人相仿。他在蘇維埃愛國主義精神的培育下長大起來，在衛國戰爭期間當年青人和老年人都一致上前線保衛祖國抵抗德國法西斯強盜進攻的時候，離開學校去工作。他是工人，又是工人的兒子，把整個的心都放在他的工作上。他在精通鉚接技

術上獲得迅速的進步，改進了氣壓鉚鏈，改善了他所率領的那一個工人小組的工作，把它的生產力提高了好幾倍。他有了名譽。報紙上的文章裏提到了他的名字。他的照片給張貼在光榮牌上。他在紀念大會裏被選入主席團。他那一班的工人都學他的榜樣。雖然他還年青，可是在家裏和在工作上他都是有地位的人物。

阿歷克賽墮入了戀愛；他覺得好像他已經達到充分的幸福，但是生活給他準備着幾次磨煉。

造船廠的改革使他處於困難地位。由於採用焊接法，他化了這麼大的氣力才得以精通的鉚接技術變成無用了。使他更苦惱的，是他的愛人卡嘉·特拉夫尼科娃，一個建築局的女繪圖員，好像把他和他的名譽都不看在眼里裏，却另外選上了別人。那另外選上的一個就是工人俱樂部經理維尼亞明·謝苗諾維奇，一個油嘴滑舌的不足取的人，他的花言巧語，掩蓋了他的卑鄙和自私。這個維尼亞明丟棄了他的妻子，因為，據他自己說，她「配不上他。」同樣，他認為自己担任的工作也是大才小用——雖然他的工作做得很壞。那個不會看人的沒有經驗的卡嘉却迷戀上他。這是不足為奇的，當他知道她就要生孩子時候，他覺得卡嘉也不夠好了。他以漂亮的藉口，說是一個「像他這樣有創造力的人必須有充分的自由」，丟棄了卡嘉。

阿歷克賽跟卡嘉的破裂，弄得他的生活顛顛倒倒。他家裏的人也都很痛苦，又不明白